

— 罗 素 经 典 —

伯特兰·罗素◎著

吴默朗◎译

 *Happy Life* 

罗素说 幸福人生



Bertrand · Russell

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爱因斯坦

罗素 世纪的智者 世界哲学泰斗

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
三种激情支配着罗素的快乐人生。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吴默朗◎译

罗素说 幸福人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素说：幸福人生 / (英) 罗素著；吴默朗译.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0.7

ISBN 978-7-80244-773-8

I. ①罗… II. ①罗…②吴… III. ①罗素, B. —哲学思想

IV. ①B561.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19384号

罗素说：幸福人生

作 者：【英】罗素 (B. Russell)

译 者：吴默朗

选题策划：阅读时代

责任编辑：陈世忠

责任出版：朱新开

美术编辑：阿 木

装帧设计：蒋宏工作室

出 版：现代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11

地 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A座

发 行：北京阅读时代图书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祥达印装厂

开 本：889mm × 1230mm 1/32

印 张：10 字数：260千字

版 次：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44-773-8

定 价：50.00元 (全两册 · 25.00元/册)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质量投诉： 010-64745288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北京阅读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代 序 /01

教育论

导 言 /03

第一章 现代教育理论的基本原理 /06

第二章 教育的目的 /20

第三章 头一年 /39

第四章 恐 惧 /46

第五章 玩耍与想象 /57

第六章 建 设 /64

第七章 私心与财产 /70

第八章 诚 实 /76

第九章 惩 罚 /81

第十章 伙伴的重要性 /87

第十一章 爱与同情 /92

第十二章 性教育 /103

第十三章 幼儿园 /110

第十四章 一般原则 /117

第十五章 十四岁前的课程 /127

第十六章 以后几年的教育 /135

第十七章 走读学校和寄宿学校 /142

第十八章 大 学 /147

第十九章 结 论 /154

Happy Life

目录

contents

婚姻革命

- 第一章 性道德的必要性 /157
- 第二章 不知父亲的时代 /162
- 第三章 父亲的统治权 /168
- 第四章 阳物崇拜、禁欲主义和罪恶 /172
- 第五章 基督教的道德观 /179
- 第六章 浪漫的爱 /190
- 第七章 妇女解放 /198
- 第八章 性知识的禁忌 /205
- 第九章 人生中爱的位置 /217
- 第十章 婚姻 /223

- 第十一章 卖淫 /231
- 第十二章 试婚 /236
- 第十三章 现代家庭 /242
- 第十四章 个人心理中的家庭 /253
- 第十五章 家庭与国家 /261
- 第十六章 离婚 /269
- 第十七章 人口 /278
- 第十八章 优生学 /284
- 第十九章 性和个人幸福 /294
- 第二十章 人类价值中性的位置 /301
- 第二十一章 结论 /309

Happy Life



代序

我为什么而活着？

[英] 伯特兰·罗素

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于爱情的渴望，对于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这些激情犹如狂风，把我伸展到绝望边缘的深深的苦海上东抛西掷，使我的生活没有定向。我追求爱情，首先因为它叫我销魂。爱情使人销魂的魅力使我常常乐意为了几小时这样的快乐而牺牲生活中的其他一切。我追求爱情，又因为它减轻孤独感——那种一个颤抖的灵魂望着世界边缘之外冰冷而无生命的无底深渊时所感到的可怕的孤独。我追求爱情，还因为爱的结合使我在一种神秘的缩影中提前看到了圣者和诗人曾经想象过的天堂。这就是我所追求的，尽管人的生活似乎还不配享有它，但它毕竟是我终于找到的东西。

我以同样的热情追求知识，我想理解人类的心灵，我想了解星辰为何灿烂，我还试图弄懂毕达哥拉斯学说的力量，是这种力量使我在无常之上高踞主宰地位。我在这方面略有成

就，但不多。

爱情和知识只要存在，总是向上导往天堂。但是，怜悯又总是把我带回人间。痛苦的呼喊在我心中反响回荡，孩子们受饥荒煎熬，无辜者被压迫者折磨，孤弱无助的老人在自己的儿子眼中变成可恶的累赘，以及世上触目皆是的孤独、贫困和痛苦——这些都是对人类应该过的生活的嘲弄。我渴望能减少罪恶，可我做不到，于是我感到痛苦。

这就是我的一生。我觉得这一生是值得活的，如果真有可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将欣然再重活一次。



Happy Life



教育论

导言

世界上必定有许多像笔者一样的父母，他们渴望让自己的孩子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但又害怕他们受大多数现存教育制度的危害。这些父母的困难单凭个人力量是无法解决的。当然，他们可以聘请家庭教师在家里教育孩子，但是这种作法会使孩子失去其本性所需要的同学关系，舍此，教育的某些基本要素必定缺乏。另外，让孩子感到自己“特殊”和不同于别的孩子，是极为有害的，这种因父母而产生的感觉，几乎肯定会引起孩子对父母的不满，以致发展到对父母所厌恶的一切都感兴趣。基于这些考虑，慎重的父母也许会被迫将自己的孩子送进那些他们深知有很多弊端的学校，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仅仅因为他们觉得现有的学校中没有一所能令人满意——或者即使有令人满意的，距离也太远。因此，教育改革对于那些慎重的父母决非可有可无，这项事业不仅是为了社会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他们自己孩子的利益。如果父母很富有，解决他们

的个人问题则无须使所有的学校都变好，只要有所好学校离家近就可以了。但是对于那些靠工资为生的父母来说，除非所有的小学都改革，才能奏效。鉴于一方父母会反对另一方父母所要求的教育改革，唯一适用的作法就是进行有力的教育方面的宣传，而这在改革者的孩子长大之后很久，或许才有说服力。因此，出于对自己子女的爱，我们只得逐步涉及政治和哲学的广阔领域。

在以下各章里，我要尽可能远地避开这一广阔领域。我所发表的意见大都不取决于我对当代重大争论可能碰巧持有的观点。然而这方面要完全摆脱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求孩子所受的教育，必定有赖于我们所追求的人品和对他们今后的社会作用所抱有的希望。和平主义者不会希望他们的孩子去受军国主义者所欢迎的教育，共产主义者的教育观也不会与个人主义者的教育观相同。而更为根本的分歧则在于有些人把教育当成灌输某种明确信仰的手段，有些人认为教育应当培养有独立判断的能力。凡与此类问题有关的地方，回避是办不到的。与此同时，在心理学和教育学方面产生了大量新知识，它们不受上述根本问题的支配，而与教育密切相关。这些新知识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但是在它们被人类充分接受之前，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这尤其适用于人生的头五年，现已发现这头五年比人们过去所认为的要重要得多，因此它也使得父母在教育上的重要作用相应增加。我的目标和宗旨是要尽量避开有争议的问题。论战性的文字在某些领域是必要的，但是对父母讲话时，人们也许会接受为其后代谋幸福的真诚愿望，单凭这一点，再加上现代化的知识，就足以解决极多的教育问题。我所要发表的意见是我为自己的孩子感到忧虑的结果，因此，我的意见不是间接的或纯理论的，无论人们赞同或反对我的结论，也许都能有助于澄清那些面临同样问题的父母的思想。父母的观念是极其重要的，因为由于缺少专门的知识，父母往往成了最优教育家的绊脚石。如果父母渴望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我确信，



愿意并能够提供这种教育的教师将大有人在。

在以下各章，我打算首先讨论教育的目标：个人的种类、社会的种类，以及通过因材施教的方式可望产生的人才。人种改良问题，无论是通过优生学或其他自然的或人工的方式，超出了所要讨论的范围，因为它基本上不属于教育问题。但是我非常重视现代心理学方面的新发现，因为它们表明早期教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的品性，而过去那些极为热心的教育家却对此估计过低。我将品性教育和知识教育区分开来，因为后者在严格的意义上或可称之为训练。这种区分是有用的，虽然不是最终的，某些美德是被训练者所需要的，而大量的知识则是成功实践许多重要美德所需要的。然而为了便于讨论，训练可以始终与品性教育分开。我将先论述品性教育，因为它在幼儿时期尤其重要，但是我要把品性教育一直论述到青春期，并且要在这个标题下讨论重要的性教育问题。最后，我将讨论智力教育以及它的目标、课程和可能，我要从学习读写的第一课一直谈到大学毕业。人们从生活和社会中进一步得到教育的问题，不属于我要讨论的范围，但是使人们有能力从经验中学习，却应成为早期教育极端注重的目标之一。



第一章 现代教育理论的基本原理

前人最优秀的教育学说，现在读起来也会使人感到教育理论已经有了某些改变。19世纪前，两个伟大的教育理论改革者是洛克和卢梭。这两个人理应享有盛名，因为他们都批驳了当时流行的许多谬论。但是，两人在他们自己的领域内均未达到现代教育家的程度。例如，两人都倾向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两人讨论的只是贵族子弟的私塾教育。无论这种制度的效果如何出色，凡具有现代眼光的人均难给予高度注意，因为每个儿童都占有一个成年家庭教师的全部时间，从数学上看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制度只能为特权阶层所采用，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它决无存在的可能。虽然现代人也许会在实际生活中为自己的孩子谋求特殊的利益，但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某种方法使每个人或至少使每个有能力的人都受到教育，这一理论问题才能解决。我不是说富人应当立刻放弃现行社会里这种不能人人拥有的教育机会，那样做就是为公平而牺牲文化了。我

的意思是，我们所应追求的乃是一种能使每个儿童都获得最优发展机会的教育制度。理想的教育制度必定是民主的，虽然这种理想不会很快实现。我认为，现在这一点已经得到公认。在这种意义上，我将把民主牢记在心中。我所主张的一切都将能够普及的，当然，如果某人有能力 and 机会使他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他也不应当满足于一般的教育。甚至连这种最起码的民主原则在洛克和卢梭的著作中也毫无体现，虽然后者并不相信贵族政治，但在教育方面没有表现出这一点。

明确民主与教育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坚持绝对的一致极为有害。有些儿童聪颖过人，从更高的教育中可以获得更多的益处，有些教师受过更好的训练或天生长于教学，但所有人都由这些杰出的教师任教是不可能的。是否人人都应受最高等的教育，我很怀疑，即使如此，在目前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粗暴地实行民主原则，其结果很可能是谁也得不到最高等的教育。这种意见倘若采纳，必定使科学进步遭受致命打击，并且使百年后的一般教育水平变得极为低下。不应当以牺牲进步来求得现阶段的机械平等，我们必须审慎地接近教育上的民主，以便在此过程中尽可能少地破坏那些与社会不平等偶然相关的宝贵产物。

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不能普及的教育方法。富人家的孩子除母亲之外还有奶妈、保姆及其他仆人的服侍，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不可能使所有孩子尽享此种待遇。受到精心服侍的儿童是否会因过分寄生而受益，颇可怀疑，但公正的人无论如何不会建议给少数人以特殊的优待，除非他们是特殊的人，如弱智者或天才。今天，聪明的父母只要可能，大概都会为自己的孩子选择某种事实上不是普及的教育方法。为慎重起见，父母应当有试验新方法的机会，这些新方法若能产生良好的效果，应当是可以普及的，而不是限于少数特权阶层。幸运的是，现代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极优成分具有极民主的起源，例如，蒙台梭利^①女士的工作就是从贫民区的幼儿园起步的。在高等教育中，对于特殊人才的特殊机会是不可或缺

的，否则任何儿童都没有理由因受普通教育而吃亏。

教育中还有一种现代趋势与民主相关，它也许更有讨论的余地——我指的是使教育变得重实用而轻装饰的趋势。装饰与贵族的关系在凡勃伦②所著《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已有透彻的阐述，但与本题有关的只是这种关系中的教育方面。在男子教育中，这个问题与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之争密切相关，在女子教育中，它是“柔弱女子”的理想与培养独立女子的愿望彼此冲突的一部分。但是，与女子有关的教育问题被男女平等的愿望弄得很不正常，一直有人企图使女生获得与男生完全一样的教育，即使这种作法很不妥当。于是女教育家们总是以把同年级男生所学到的“无用的”知识也传授给女生为目标，并且激烈反对把母亲技术训练作为女性教育的一部分。这些相反的思潮使得我所要讨论的趋势在与女子有关的方面变得不甚明了，尽管“好女人”理想的破灭是这一趋势最显著的例证之一。为避免混淆起见，我暂且只谈男性教育。

许多有关其他问题的争论，都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男生应当主要学习古典文学还是科学？有人认为古典文学是装饰的，科学是实用的。教育应当尽快成为某些职业的技术培训吗？实用与装饰之间的争论意义重大，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儿童应当学会发音准确、举止文雅，或者这些不过是贵族的遗风？除艺术家外，艺术鉴赏力是否有价值？字的拼法是否应当音形一致？所有这些及许多其他论题都或多或少是以实用与装饰之间的争论为论点。

然而，我相信这整个争论都是不切实际的。那些术语一旦加以限定，争论就会停止。以最广泛、最正确的意义而论，有良好结果的行动就是“实用的”。那些结果除“实用”外，还得是“良好的”，否则就没有真正的定义。不能说实用的行动就是有实用结果的行动。“实用的”东西的本质是，它有助于产生某种不仅仅是有用的结果，有时需要一系列结果才能达到可以称之为“良好的”最终结果。耕犁有用是因为



它能耕地，但耕地本身并没有用，只是因为耕地之后能够播种，它才变得有用。播种有用是因为它能产生粮食，粮食有用是因为它能产生面包，面包有用是因为它能维持生命。但生命必定有某种内在的价值，假如生命只有作为其他生命的工具才有用，那生命就一点用处也没有了。生命视情况有可能好或坏，因此，当生命成为美好生命的工具时，它也可能是有用的。有时我们必须超出那根相继有用的链条，找到一个链条所要悬挂的地方，否则，那链条的任何环节都将失去实际用途。当“实用”被这样限时，教育是否应当实用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既然教育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教育当然应该是实用的。但这并不完全是那些主张实用教育的人的意思。他们所极力主张的是：教育的结果应当是实用的。泛泛说来，他们认为受过教育的人就是懂得如何制造机器的人。如果我们问机器有什么用，他们最终的回答就是机器能生产身体所需的用品——食物、衣服、住房等。由此看来，那些主张实用的人仅赋予身体的满足以内在的价值：对他们来说，“实用”就是有助于满足身体的欲望和要求。在一个人们普遍挨饿的社会里，主张实用的人作为政治家或许是对的，因为满足身体的需要，此时也许最为迫切，但若把此义宣布为终极的哲理，那他无疑是错误的。

讨论本论题的另一面，同样有认真分析的必要。当然，称另一面为“装饰”是对主张实用的人做一让步，因为“装饰”理解起来多少有点无关紧要的含义。用“装饰”一词形容过去的“绅士”或“女士”颇为贴切。18世纪的绅士语音纯正、引经据典，衣着入时、熟谙礼节并知道何时决斗可增加荣誉。他们的教育是最狭义的装饰，现代人很少富裕到企望获得那样的教育。旧时意义上的“装饰”教育的理想是培养贵族：它只能属于拥有大量财产而无需工作的阶级。历史上的雅士淑女回想起来颇为迷人，他们的传记和乡村别墅给我们带来某种我们不会再为后代提供的愉快。但他们的美好之处即使是真的，也决不会尽善尽美，因为

那些都是极端奢侈的产物：贺加斯③的《杜松子酒巷》把它们的代价描写得惟妙惟肖。今天已经没有人提倡这种狭义的装饰教育了。

但这并不是真正的论题。真正的论题是：我们的教育应当旨在使头脑充满可直接实际应用的知识，还是使我们的学生获得其本身有益的精神财富？一码有三呎是有用的，但是这种知识并没有内在的价值，对于那些使用米制的人来说，它是毫无用处的。另一方面，熟悉《哈姆雷特》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多大用处，除非某人碰巧要杀死他的叔叔，但它能给人以一种精神财富，舍此会使人感到遗憾，并且它也能在某种意义上使人变得更为出色。那些认为实用不是教育的唯一目标的人更重视这后一种知识。

在主张实用教育的人与反对者之间似乎存在三种不同的重要争论。第一种为贵族与民主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者主张特权阶层应当学习利用闲暇去做自己高兴的事情，而平民阶层则应学习从事于他人有益的劳动。民主主义者对于这种观点的反对意见显得有点混乱：他们不赞成向贵族传授不实用的东西，与此同时又声称雇佣劳动者的教育不应仅限于实用的东西。这样，民主主义者反对在公立学校进行旧式的古典文学教育，同时又要求工人应当有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机会。这种态度也许在理论上不够明了，但在实践中却大体正确。民主主义者不希望把社会阶层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实用的、一部分是装饰的，因此他们主张多向纯粹装饰的阶层灌输纯粹实用的知识，并且多向纯粹实用的阶层灌输纯粹娱乐的知识。但是民主主义本身并没有将这些成分的比例规定清楚。

第二种为只关心物质利益的人与只注意精神愉快的人之间的争论。假如富有的现代英美人被魔法带入伊丽莎白时代，他们大都会希望返回现代世界。如果没有浴室、茶和咖啡、汽车及其他物质享受，社会名士莎士比亚、雷利和菲利普·西德尼爵士、美妙的音乐、华丽的建筑都不能使他们得到满足。这类人，除非他们受到保守传统的影响，都认为教



育的主要目的是增加日用品的数量和种类。他们也许能接受医学和卫生学，但他们对文学、艺术或哲学没有一点兴趣。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反对文艺复兴时期所设置的古典文学课程的主力。

我认为，仅仅通过精神的东西比纯物质的东西更有价值的说法来驳斥这种态度是不公允的。我相信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不是全部真理。物质的东西固然没有很高的价值，但物质的危害却能极大地影响精神。自从人类有了先见之明，饥荒、疾病以及对它们的恐惧就一直损害着大多数人的生活。鸟类大都死于饥饿，但当食物充足时，它们就会快乐，因为它们从不考虑以后。经历过饥荒的农民则总是摆脱不了回忆和担心。

人类宁可长时间辛勤劳作以换来微薄的报酬，也不愿意死，而动物则情愿以死换来一时的快乐。多数人所以能够忍受几乎毫无乐趣的生活，是因为不这样做生命就会夭折。由于工业革命及其副产品，创立一个人人都有合理的愉快机会的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可能。只要我们愿意，物质上的危害可以减少到极小的程度。通过组织与科学可使全世界人民都有饭吃、有房住，虽不奢华，也无大苦。疾病可以预防，慢性病也会变得殊为罕见。防止人口增长超过粮食增长将成为可能。人类下意识中存在的巨大恐惧会招致残酷、压迫和战争，而这种恐惧可以大大减少，以致没有危害。所有这些对人生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我们没有胆量反对那种可以带来这一切的教育。在这种教育中，应用科学必将成为主要课程。没有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我们就不能建立新世界，但没有拉丁文和希腊文，没有但丁和莎士比亚，没有巴赫和莫扎特，却无妨。这是赞成实用教育的有力论据。我大力宣讲过这个论据，因为我觉得它很有道理。然而，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如果人们不知道如何利用闲暇与健康，那争取它们又何益之有呢？反对物质危害的战争，像所有其他战争一样，不可进行得过于猛烈，使人们丧失和平建设的技



能，决不能让世界所具有的善在与恶的斗争中灭亡。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第三种争论。只有非实用的知识才是有内在价值的吗？任何有内在价值的知识都是无用的吗？就我来说，我在青年时代曾用过很多时间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但我现在发现那几乎是完全白费工夫。古典文学知识对于我以后所要解决的问题毫无帮助。与99%学习古典文学的人一样，我对古典文学亦不够精通，读起来从未感到愉快。我学过诸如“supellex”一词的所有格之类的东西，而且一直没有忘记。这种知识并不比一码有三呎的知识更有内在的价值，它对我的用处只是能使我举出以上的例子而已。另一方面，我所学的数学和科学不但具有极大的实用性，而且具有极大的内在价值，它们可提供沉思默想的题目，在这多诈的世界里也可作为真理的试金石。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人的特性，但我深信，从古典文学中获益的能力在现代人中更是殊为罕见的特性。法国和德国也拥有颇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它们的语言较容易掌握，而且有许多实际用途。因此，法文和德文与拉丁文和希腊文相比占绝对优势。在不忽视那种没有直接实际用途的知识的前提下，我认为我们可以合理地提出，除专门人才的教育外，这种知识的学习不应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人类知识的总量和人类问题的复杂性总是不断增加的，因此，若要腾出时间学习新的东西，每代人都必须修改他们的教育方法。我们必须通过妥协来保持平衡。教育中人文主义的成分必须保留，但也必须适量减少，以增加其他成分，否则永远创造不出一个新世界，虽然科学已使其成为可能。

我并不是想暗示教育中人文主义的成分不如实用的成分重要。若要充分发展富有想象的人生，了解一些伟大的文学作品、世界史、音乐、绘画和建筑是不可或缺的。人类只有通过想象才能假设未来世界的样子，否则，“进步”将是机械的和微不足道的。然而，科学也能促进想象。我小的时候，天文学和地质学在这方面对我的帮助比英、法、德